

抒怀

无名之辈

华容县第一中学 郭思瑶

傍晚,夕阳隐退到薄云身后,饶有兴致地观望着逐渐热闹的校园。人山人海,我又看到了那个穿着校服的老人。

老人正拿着一把竹条扫帚清扫落叶。晚风吹落树叶后仍不罢休,继续吹过他瘦小的身体,他握紧竖立起来比他人还高的扫帚,忙着四处走动,像一叶摇摇欲坠的扁舟。

我想起第一次遇到老人的情景。那天下课铃响后,我去往科教楼打印资料,在离科教楼不远的石墩下,一个身着校服的“孩子”背对着我,拿着一根细长的竹条扫帚,清理着拐角处的灰尘。夕阳打在他的背脊上,他的背弯着,好似一道寂寞的拱桥。

我走近他,轻声询问他的名字,他赶忙站起,转身看向我,我才看清他的样子。

老人的个头甚至不足一米五,顶着一个学生寸头,手足无措地望着我,沧桑的面容与稚气的打扮有着笨拙的反差。

我把目光从他脸上挪开,冲他点头示意,准备离去,在转身前,我的目光落在了他握着扫帚的手上。他弓着的拳头如孩童般大小,但黝黑结实,手背上爬满

了粗糙的纹路,如同不远处梧桐树的树皮。

快走进科教楼时,我又回头望向老人。只见拿起扫帚的老人往树林小道的深处慢慢走去,校服后面有一大块灰白色的水迹,显然是被汗水湿透了。可他未曾放慢脚步,也未曾回头。

到了树林的尽头,老人终于停了下来。他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又细又长,和那些高高的梧桐树影重叠在一起,仿佛是树的一部分。

待我走出科教楼时,他仍然拿着扫帚,细心地把飘落的叶子装在篮筐里,一篮接着一篮地倒入小车内。枝头的树叶在微风的吹拂下沙沙作响,老人的动作和摩挲的树叶声一般温柔。

我向老人走去。接近老人时,他看了我一眼,停下了挥动的扫把,洋洋洒洒的灰尘飘落在他肩上,裤脚上,老人没有拍落它们,只是往旁边站了些,为我让出一条路。

我也停住了脚步,轻声问道:“您的孩子也在学校工作吗?”

明白我是过来和他说话的,老人笑了,回答道:“在街上工作呢!儿子是扫

大街的。”老人的眼睛弯成了温润的月亮,继续补充道:“他在街上扫,我在学校扫。我们都能干得好。”

我点点头,衷心地说道:“祝您健康。”

老人说:“谢谢,谢谢。”

和老人告别后,我便走出了林荫道。上完一节晚自习后,我站在教学楼二楼的拐角处,向梧桐林望去,再次看见了老人。

老人已收拾好清洁工具,从一旁的小棚慢慢走出来。他的右手提着一个白色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半袋的酱油炒饭。

老人没有马上离去。他倚靠在路灯柱下,望着脚下的土地出神。黄昏的路灯把老人的影子拉得很长,远远看去像扎根的树。

一阵风吹来沙沙的歌声,时光在歌声里有了短暂的停留。难得慢下来的时间里,老人抓稳了塑料袋,一步步地朝着明天走去。



诗吧

站在五月的首端

□ 史久爱

站在五月的首端
嗅着远方飘来的花草香
我又望见了儿时的故乡
羊肠小道 低矮平房
日出日落 花开花谢
乡亲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智慧
谱写着家乡的华章
汗水浇灌下的土地
田野碧波荡漾 果园万里飘香
小鸟一样的我
在这片土地上嬉闹欢唱
直到有一天
父亲用粗糙的大手
牵我走进了课堂
走进了他们满眼的渴望
不再劳作
不再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去舞文弄墨
去大城市里展翅飞翔
此后 故乡的一草一木
一砖一瓦
和着父母慈爱的目光
渐渐地变成了外出求学的我
梦里梦外的牵挂和怀想
多年后 重回故乡
猛发现
家乡已变了模样
一幢幢高楼鳞次栉比
一条条柏油马路纵横交错
一辆辆汽车川流不息
而往日那些我认识的亲人
还有我的父母
头发白了
皱纹深了
脊背弯了
只是他们的笑容更暖更亮
如一轮永不落的太阳
走在火红的五月
迎着阳光跳跃的音符
依稀中
有个声音一直在耳畔回响
未来的家乡更加灿烂辉煌
劳动者最荣光

思想

尘土闲话

安化县教育局 廖双初

早晨起来,看到了太阳的脸。

太阳唤醒着人的精神,状态一好,就想着该为家里做点事了。我发现无论是窗台上,还是玻璃窗的走槽中,都布满了灰尘,该打扫卫生了。此前连续下雨,我以为被雨打湿的空气里是不会有尘土飞扬的,结果我错了,雨天照样有灰尘。

这个时候,我不觉就想起了与尘土有关的烦恼。在北方,沙尘暴令人恐惧。好在这些年,国家加强了植树(草)造林工作,植树(草)的技术水平也提高了,北方的生态环境有了改善,沙尘暴光顾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仔细一想,人的一生其实都是在跟尘土(泥土)打交道或者作斗争,两者之间能否和谐相处,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人的生活品质。

我们的吃喝都来自于泥土。为了身上衣裳、口中食,人们在泥土里种粮种蔬菜,各种棉、丝、绸等用于穿着的原料均产于泥土。住房立在泥土之上,我们行走在泥土之上,百年之后我们也将归于泥土。

我们应当尊重和善待泥土,更应当热爱泥土。

还有另外一种尘土,是精神层面的。“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一般人可能难以做到;但“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却应当努力践行。

人过五旬,意志力明显消退。但一想起十五六年来自己没有评过先进,虚荣心就膨胀了。于是某天我向领导表达了希望获评先进的想法。领导满脸堆笑,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却转移话题,讲起了另外的事。

一走出他的办公室,我就后悔了,我怎么会如此想法呢,我从来都是淡泊名利的,总是第一个提出来不要评自己。今天竟厚着脸皮提要求了,这说明我的思想出问题了,起了灰尘,该“拂拭”了。

人生在世,滚滚红尘是绕不开的。说实在话,自然的灰尘只要不是沙尘暴,勤快一点,打扫起来并不难。可人的思想一旦沾染了灰尘,就不容易清除了,还是严加防范的好。

密接者



印象

方华/摄

记忆

春分一过,燕子剪开了柳叶,衔着从南国带回的阳春的消息,在大地上奔走相告。村庄静卧在水墨色的流云下,睁开惺忪的睡眼,望着袅袅炊烟出神。这个时候,父辈们牵着牛,用锋利的犁铧将板结土地翻开,新鲜的泥浆、白花花的流水,在灿烂的春阳下金光闪闪,散发着特有的芬芳!

那些刚从冬的棉被里蹦出来的蛙们,在温煦的春光里,再也抑制不住了,最大限度地张开了鸣囊,要把积蓄了一冬的情话,向着大地、向着远山倾诉……

蛙声呱呱咕呱的,跳跃着,奔跑着,闪闪烁烁,湿漉漉的,从紫云英盛开的山边迤邐而来,似乎合着阳光的节拍,却又踉踉跄跄的,不知滑落在哪条湿田埂下了,便悄无声息了,耳边传来的是一声悠远的期盼。

暮色四合时分,月光洒下来,盈

蛙鼓声声

浏阳市高坪中学 朱顺清

盈的月色、暖暖的晚风,让水乡的夜如梦如幻,萤火虫提着灯笼把梦照亮。这时候,星星点点的蛙声就迫不及待地推开了夜的门,与春天、与田园来一次激情的拥抱。蓦地,“呱呱”的大合奏开始了,蛙声像催春的鼓点,沿着乡间田野的阡陌潮水般地涌动来了。倏地,秧叶上爬满了蛙声,水沟里涨满了蛙声,田埂上堆满了蛙声,这携带着水气、土气和灵气,不加任何修饰的原声演唱,层层叠叠的,把春夜煮得沸沸扬扬,把新翻的泥土敲打得芬芳四溢,把专属于山村田园的主题曲演绎出了最原始的风情。蛙声中,父辈的笑容舒展开来了,季节灵动起来了,田野繁花似锦,所有作物都在幸福拔节!

曾经有一段时间,家乡的青壮年抛弃这片田地,外出打工,蛙儿找不到放声歌唱的舞台,只能在春天



的雨夜里嘶哑,再后来,蛙儿还鼓着眼睛在夏夜里呻吟,剧毒农药为何要将它们的子孙后代戕害。

好在不久,闲置的土地就被流转起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青的山,绿的水,重新规划好的田块,家乡明媚的土地上,处处都是青蛙舒适的新家!

入夜,我趁着皎洁月色来到田园深处,大大小小的沟渠里,青山绿水养育的蛙声厚厚实实、清清凉凉,更圆润,更豪迈,更奔放,如同家乡幸福的心跳!把我久居闹市的灰色心情点亮,我被蛙声激荡得畅快沸腾起来,漂泊的心不必再流浪,终于可以在蛙声中安居下来。